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一二回 收鬼物老嫗試道 從赤鯉妖部生嫌

七竅、珠蓮持斧同行，暗裡商曰：「嫗言習道要夫婦另居，爾我不欲之心，又為彼知，命自打量。這件事情究竟如何是好？」珠蓮曰：「不習大道，則日受磨折；欲習大道，又夫婦分離。事介兩難，真令人躊躇莫決矣。」七竅曰：「吾見老嫗殘毒為心，不似有道之人。如其大道既得，必然仁慈在抱，待吾夫婦應寬厚不刻，胡為日日折磨如是耶？」珠蓮曰：「看老嫗行止，乃係村姑俗婢，又安知何以為道？吾夫婦暫且各居，假以習道名兒，偷閒過日。設或神天默佑，能逃入都，朝見當今，未必不還吾官品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此，暫應習道之教，以免采薪之苦。」打點停妥，疾趨而歸。老嫗曰：「爾夫婦歸來甚早，其殆打量已定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承得老母指示，吾夫婦願拜門下，習茲大道。懇祈一一傳之，若獲功成，恩銘肺腑。」老嫗聞說，復為叮嚀曰：「爾夫婦毋得假此偷閒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出自真心，斷無假念。」老嫗曰：「果爾，吾收爾為門徒。從此珠蓮與吾共室而居，七竅一人自居外室。」夫婦諾，當即分處。老嫗於是先囑靜坐，以清其心，二人然之，然見老嫗行藏，總不以所言為念，即每日靜坐，亦奉行故事耳。

翌日，老嫗謂七竅曰：「爾可向采薪之地，將榆枝與吾伐一枝來，吾有所用。」七竅奉命持斧而去。剛將榆枝伐下，忽然陰風大作，黑霧四起，中立一物，似妖非妖，細細視之，乃前日攫己之大眼鬼也。駭極，回頭疾走。無如此鬼隨舌追逐，相隔不過數武。幸歷蓬廬不遠，七竅且號且奔，轉眼間已奔入廬內。老嫗曰：「七竅其遇鬼耶，何呼號乃爾？」即命珠蓮出戶視之。珠蓮出，見大眼鬼挺立廬外，亦狂呼入內焉。老嫗驚曰：「爾夫婦所見何物，如是張惶？」珠蓮細告所以。老嫗曰：「爾等見吾行止，疑為農家者流，恐道法毫無，有誤乎爾。今日且看老母收此鬼魅。」言畢，左手持斬妖劍，右手執飛龍瓶，走出蓬門，指鬼物而詈曰：「爾在此山，理宜守爾鬼道，斂首潛形。何得如此猖狂，逐吾弟子？」大眼鬼曰：「吾在山逡遊行，見一人攀折榆枝，吾喉甚癢，切欲天噬。不料追之不及，竟入爾廬。爾可速出交吾，免動手足。」老嫗曰：「吾諭爾速歸巢穴，各守規矩，靈魂尚可保全。如或不然，吾將道法顯顯，必化爾魂為灰飛矣。」大眼鬼聞言怒甚，舉著兩爪，直撲老嫗。老嫗手持斬妖劍，劈面斫去。大眼鬼見劍斫來，身閃一旁，口噴黑煙，頃將蓬廬遮掩。老嫗曰：「爾善吐霧，吾自有以收爾者。」言已，舉起飛龍瓶，拋在半空。但見烈火騰騰，海風拂拂，不逾片刻，黑煙消散無有。瓶口火龍飛出，張牙舞爪，直搏大眼鬼。大眼鬼雙睛一眨，火龍已落於目中。老嫗見瓶不能降伏，急以斬妖劍拋去，亦入大眼鬼目內，或上或下，莫克斬其頭顱。老嫗暗思：「此鬼法力何大如是？」不得已拋去腸絛子，只意青黃二色如龍妖嬌，可以束此鬼軀，殊自天外飛來，均與飛龍瓶、斬妖劍如投江之石而墜於鬼目焉。老嫗見寶靈，忙取隱身旌，將七竅、珠蓮及本身掩著。大眼鬼倏然不見老嫗，恨其作梗，當即陰風吹起，地黑天昏。

紫霞真人默會得知，乃謂正心子曰：「三緘作老嫗，收七竅、珠蓮為門徒。今見擾於大眼鬼王，法器用完，不能收伏。

以此鬼眼眦甚大，寶物盡行墜入，難以得出也。爾可向財神宮去，請財神以收之。」正心子曰：「收伏此鬼，何以必要財神？」紫霞曰：「爾去請之，彼自有收伏之法。」正心子領命乘雲，片時已到財神宮外。守宮童子見而問曰：「正心大仙來此何事？」正心子曰：「來見爾宮財神也。童子聞言，即入稟曰：「宮外有紫霞門人正心子要見。」財神曰：「紫霞奉上天命，闖道人間。今來晤吾，必有所請，可速傳入。」童子出，向正心子拱一拱手曰：「財神有請。」正心子遂隨入內，拜見財神。財神曰：「爾來吾宮，有何見教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吾奉師命，特到貴宮，迎請財神，去收大眼鬼耳。」財神曰：「吾只管人間財福，久已未經戰陣，何能收伏鬼妖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吾師所言，大眼鬼頭非財神不能收也。」財神曰：「既是爾師求吾，吾且前去看看。」正心子見其應允，拜辭出宮。

財神騎了黑虎，命數十管財童子各執金銀寶物，雲車催動，直向蓬廬而來。老嫗慧目遙觀，雲中有黑虎一隻，黑虎之上，一位金甲神祇，手執鋼鞭，與大眼鬼彼此酣鬥。約數十合，後面無數童子各執金銀，向此鬼頭拋擲而去。大眼鬼望見金銀滿地，俯首凝視，斬妖劍及腸絛等寶概已墜出，仍歸故主。老嫗不知何仙前來助戰，剛欲問訊，忽聽大眼鬼一聲大叫，倒於地下。數十童子與金甲神祇，已乘雲向空，飄飄而逝。

老嫗上前細視之，見大眼鬼束作一團，遂拉回廬，指而詈曰：「吾囑爾各守規矩，爾不吾聽，今何如何？」鬼哀乞曰：「一時錯失，望老嫗恕饒。」老嫗曰：「爾目何以如是其大耶？」鬼曰：「吾在生時，一味大著眼眶。非但族親瞧之不起，即堂上父母，亦不在目焉。沒入陰曹，鬼卒挖吾雙睛，愈挖愈闊。約計三載，其罪受滿，罰在陰山，不准入世投生。吾即在此苦苦修煉，因而成一大眼鬼王。」老嫗曰：「吾之法器收爾不著，胡金銀拋擲，遂伏爾哉？」鬼曰：「吾目雖大，財帛乃障眼物也，故見金銀兩目昏花，即為所困。」老嫗笑曰：「不怕爾目大如筐，總見不得金銀耳。茲被吾擒，爾又何說？」鬼曰：「祈釋吾歸，永不出穴矣。」老嫗曰：「吾發一片慈仁，釋爾歸去。自此宜謹守規矩，不可現形擾世。」言已，將捆釋卻。大眼鬼拜了幾拜，陰風一展，去而無蹤。

七竅暗謂珠蓮曰：「老嫗非凡人可比，觀其所用寶器與伏鬼威風，非天上神仙，不能具此法力。吾夫婦從此須恪遵其教，無起外心。」珠蓮曰：「但願吾夫婦修成大道，法力亦如老嫗，其心始甘。」老嫗聞之，乃呼而告曰：「爾夫婦存心吾已知得，只要爾真誠修煉，仙神品位自不難居也。」夫婦是時心已誠服，一行一止，惟以習道為事，決無他想焉。

一日，老嫗謂二人曰：「吾欲西行，不過三日即返。爾夫婦毋得擅出蓬廬，恐遇野怪山妖，亂語讒言，惑爾心志。」七竅曰：「師言敢不遵之。但師西行，須早早歸來，弗可遲緩。不然，設或變生意外，弟子等支持不住，誰為救援？」老嫗曰：「為師自知，毋煩多囑。」言畢，別了夫婦，向西而行。七竅、珠蓮果遵師命，柴扉緊閉，絕不外出焉。

且說三緘別卻七竅夫婦，假意西行，暗又轉身化為李赤模樣，來至廬外，自語自言。七竅、珠蓮正值無聊，忽聽李赤聲音，疾趨出視。李赤見而喜曰：「爾大人、夫人耶！自分散後，吾等尋之已遍，不見消息，何期今日相晤在此。敢問大人夫婦傍誰而居？」七竅曰：「李嫗耳。」李赤曰：「李嫗相待可寬厚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前傍張嫗，毒見於外；後傍李嫗，毒藏於內，毒打毒割，無刑不受焉。繼而拜彼為師，學習大道，方能過得時日。」言猶未已，李赤曰：「李嫗一婦人耳，烏能通達玄機？定係山妖假傳大道以惑人者。吾欲迎大人夫婦回到前日所居洞內，不知大人意念以為何如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已拜在門牆，正習清心寡慾功夫，何可稍離左右？」李赤笑曰：「大人毋以至貴之體，輕信嫗言，恐彼一朝吞噬爾軀，悔之無及。事勢至此，吾明告爾：吾乃赤鯉所化，辛堅、馬魁、徒能，一為蝦精之魂所投，一為毒龍、老蛟之魂所附。大人此際與其落於山妖洞內，禍生不測，不若仍到毒龍洞中安住，吾等緩緩送歸都下，調停官位之為愈也。」七竅尚未回言，珠蓮心中欲見同類極切，乃向赤鯉曰：「今日已晚，明日歸洞不遲。」七竅是時心已無主，只得任之。

次日早起，珠蓮將粟烹好，三人同食。食畢，珠蓮曰：「吾夫婦行走艱難，毒龍洞歷此甚遠，如何得到耶？」赤鯉曰：「吾能馭風而行，爾等同上風車，頃刻即到。」言罷，風車駕起，七竅、珠蓮同坐其中，騰空竟去。